

百花文艺出版社

散文



精选集

贰
零
零
陆

ESSAY

'2006 ESSAY SELECTED COLLECTION

I267

554

2007



百花文艺出版社

散文精选集
2006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散文》2006 年精选集 / 黄宗英等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7.1

ISBN 978-7-5306-4602-1

I. 散...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55758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 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8 字数 293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8000 册

定价: 34.00 元

写在前面

汪惠中

【一】

老家是黄梅戏颇流行的地方。《天仙配·路遇》有一段唱词是：天涯沦落叹飘零。幼时自然是不懂的。稍后，提到飘零二字，也就会想到战时百姓的命运、流浪者的命运、穷人的命运。大概是刚上初中吧，一次水彩课，我画的就是一枚枯叶，题目就叫“飘零”。这本来一个不知忘到哪里的绘画作业，不想在搬家时又被翻了出来：一个少年用自己的笔，在纸上制造小小的风暴和悲剧。

天知道是什么情形下，我要画那飘零的枯叶！一切都是少年心思。

【二】

真正的风暴来临的时候，不是一个处于安逸中的少年人所能设想的。它不但能摇落枯叶、放逐那些弱势的事和人，它还能摧毁乔木以及像乔木一样伟岸的东西。

我仿佛看到那枚由少年制造的枯叶打着旋，远了，远了，不知所终。

【三】

风的暴力总会停下吧。但那些枯叶、枯叶一样弱势的东西、乔木及像乔木一样伟岸的东西一并不知所终——至少，他们不再留在原来的位置。他们在飘零，在天地间飘零，在历史里飘零，在观念的世界中飘来荡去——今日为是，明日为非；法国之乐，英国之悲。飘零二字原不是只用来描摹枯叶和乞丐的，万物都会面临这两个字。

【四】

成就写作者的因素，外部世界的自然不可忽视。我却常把他们看作是天生的

一群：他们迷恋表达，在观念上不甘庸常。不错，他们的身体关联着家与国；但在另一层意义上，他们勇猛精进，终成天地自然之子、良心之子。

写作者可能获得了寥廓，但这同时，他将面临这寥廓间的大风暴——他将在这混茫的历史中沉浮隐现，甚至如一枚枯叶，飘零，飘零，不知所终。

【五】

○六年九月底，因为一个纪念活动，我去了赵树理的故里。眼前的景象定是赵树理生前断然不会料想得到的。这儿正在以“文学搭台”的方式推动旅游经济呢。一个上了年纪的与会者说，在山西大学的一次批斗会上，树理先生被打断了肋骨，趴在课桌上。那个年代的事情恍在眼前啊。他似乎还说了其他的话，我却听不真切了，因为场面实在热闹，加上他操着一口流利的山西话。

我记得那天，有一瞬间是安静的。那是众人上了大巴士，预备离开树理故居的时候。大家在软椅上昏昏欲睡，一个当地中年妇人走上车来，向我们说了一些感谢的话。据当地人士介绍，她是树理先生三子的媳妇，而三子年龄并不大，却已然故去了。

【六】

听说各地都在做这样的事。这其中祭孔的仪式最可关注。演员们肯定累了，维持秩序的武警也轻松不了。还有一些人在祭拜时，表情闪烁不定，直可用古怪来形容。是啊，开会、研究、待友、报告甚至深入群众的表情，我们会做；祭拜圣人，该用怎样的表情，这的确是个问题。

【七】

我无意对名人经济说好或坏。我只想说，这是他们在历史中飘零必经的一环。孔子及树理先生的雕像已经接受了这一切，我们也不必拒绝。

唯一希望的是，我们在这些先贤身上挖够了财宝之后，我们要慢慢地去想：他们是谁？我们因什么祭拜？

我们要学着敬畏。

目录

【卷壹】

黄宗英 我在五七干校时	003
朱合作 在王家堡路遥家中	012
张宗子 儿歌·从前的东西	017
王陆 1976年的歌唱之美	022
苏北 守库	028
袁劲梅 校长何建平	033
赵丰 背景	036
吴梦川 母系	040
周晓枫 桃花烧	047
陈霁 兄弟	055
刘南陔 我的三个母亲	062
范晓波 本命季	067
徐则臣 露天电影	072
梅洁 丈夫留下的备忘录	076
张利文 外乡人	079
季晓涓 诗歌往事	083

【
卷
貳
】

- 089 朱鸿 | 光·地·问鱼
- 093 雷平阳 | 西凉山的九十九朵白云【外一篇】
- 103 季栋梁 | 人口手
- 108 尚建荣 | 裕河山水记
- 111 朱以撒 | 阴翳
- 116 董玉洁 | 玲儿,玲儿
- 132 季红真 | 种纸田
- 141 凌可新 | 一个村庄的诞生【外一篇】
- 149 惠雁 | 人到四十
- 155 李林荣 | 乡间路·宿命之幻
- 159 冯文柯 | 时光披着青苔的外衣

荆歌 苏州地图	165
半夏 杜十娘的考验	171
小茶 咸淡人间	177
张俊纶 故园	181
庞培 小辰光	186
乔洪涛 旧家具	192
陈希我 我的后悔录【外一篇】	196
钟成才 缺憾的长度	200
刘伟见 大觉寺余禅	203
夏磊 夜饮富春江	206
邹骏 春天,去看一个人	213
段炼 阅读之乐	218
夏坚德 感知贾平凹	223
彭建德 黄桷树下是君家	227
冯杰 小勺盛文事	229
刘亚丽 随手写下的事与物	234

【卷叁】

【卷肆】

玄武 青岛	241
钱红莉 人生久别不成悲【外一篇】	246
江少宾 打开的疼痛	250
塞壬 游戏	255
沙爽 手语	259
李萦枝 尖叫与奔跑	264
李城 有些鸟儿我们是看不见的	268
王晓莉 怀揣植物的人【外一篇】	271

【卷伍】

281	洁尘 女人书
291	韩少功 山居记
296	李汉荣 记忆或现场

讲述类。记一些事而已。有史的因素，因是私人记取，也必有私人的因素参与其中。事是核，它凝聚着理与情。



'2006
SELECTED COLLECTION

记一些事而已
有史的因素
因是私人记取
也必有私人的因素
参与其中
事是核
它凝聚着
理与情

黄宗英 | 我在五七干校时

下干校的具体时间记不清,也是天冷下来了的时候。我回作家协会——叫四连,几排忘了。来干校的第一印象就是在阴湿的泥土地上为女舍铺稻草,因作协已分成对立的两派,我才调进才回来,身份也不明,哪一派也不是,只能把茅棚地上两边的稻草公公平平不分薄厚铺摊开。铺得我浑身汗透,膝盖压草压肿了,手也裂口子了。这没什么。“文革”中,我还有一条大罪状:“下生活是假的”,真的假的干起来看嘛。

文化干校在奉贤县塘外。塘外,这地名,就说明是在围海以防海潮侵袭的堤塘外边,一片荒芜。我们才去时,什么也不长,光秃秃白花花一片盐碱土,只寥寥几片芦苇。群众私下流传一个笑话:“工宣队老师傅讲卫生,来选校址,选中了这片最干净的地方。”当时大家动手扩搭茅棚,房架是粗毛竹,用芦苇围一围,房上铺油毛毡,然后再铺扎好的稻草把。大家又悄悄说:“咱们连工宣队还知道稻草根冲上,有一个连队的工宣队让稻草根冲下,把雨水全存在房顶上了,漏个没完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工人,城里生城里长的可不少。

起初,我们睡地铺,铺下铺旁全钻出芦苇芽,掐了还长。后来打了双层木床,我睡上铺,戴厚英也睡上铺,没几个女的能睡上铺。我的下铺是二十年代的女作家罗洪,瘦弱文雅娴静的老太太永远干干净净利利落落。她写的作品被收入杂志还是文集《第一流》,是当年著名作家。为了批判罗洪,就让看罗洪的作品。我一看进去就忘了批判,人家写得挺好的。写南方工人呀,有萧红写东北工人之风。我床位下斜面也是一位女作家欧阳翠。我不理解,天热了,她为什么还要铺狗皮褥子,现在体会了,她腰怕寒,她还有青光眼,大近视,下雨时,不搀着她为她打伞她寸步难

行。茹志鹃年纪不大,可有高血压,她的眼睛看书看多了会爆出血来。我床下左面是女作家、评论家李子云,她的罪名是曾任夏衍秘书,这可了不得。她每每发病,一发,疼得站也站不起来,我只好去医务室找医生给她打针止痛,又从食堂为她买回饭菜,她一口吃不下,只好把饭菜拌了喂猫。把一只野猫养家了,天天夜里在我们排男女宿舍里捉老鼠,捉着一只不咬死,放了再捉,捉了再放,玩够才把老鼠咬死,并叫个不停,直到听到人声说,“晓得哉”,它才表功完毕吃将起来。真是的,它跟谁学的呢?还有名五七战士叫怀锦,我从小就跟她一起演过戏,她后来做事务工作了,才算没犯罪吧。她嘴唇总是青紫的,有心脏病,一天深夜,毗邻文化干校的另一座干校(大概是财经干校)来通知怀锦说,她弟弟心脏病突发,不行了,在抢救。我忙陪她去了一整夜,还从另一座干校急送来肾上腺素,财经干校整座校园亮着灯,医生轮番体外按摩,还是没救回来。我攥着怀锦的手真担心怀锦也会突然死去……我们连真是一群老弱病残。我成了壮劳力,四十出头,又走过山村小道,趟过黑泥白水的紫花路。许多会议不准许我参加,劳动活儿、跑腿事儿不支使我也找不出闲着的别人了。于是工宣队派我管种菜的事,说:“考验考验依(你)。”

要命!以前我种过稻、麦、棉、玉米……却没种过一棵菜。俗话说“十亩田,一亩园”。对菜,是讲“伺弄”。蔬菜劳改队里有吴强、孔罗荪、王西彦、王元化、杜宣、姚奔……巴金是后来到了干校的。起初是在市里个别隔离的。每天都由我给他们派活儿。派工时我严词厉句,以示划清界限区别于牛鬼蛇神。可革命群众派工不归我,说明我还是区别于革命群众。革命群众的劳动队长是革命小将,叫什么,忘了,后来“四个面向”还是怎么的去当教师了。戴厚英、闻捷、茹志鹃,也都当过队长、副队长。我没种过菜,众作家——革命的,逍遥的,反革命的,谁都没种过菜。工、军宣队也不会种菜。到了指定的菜园——荒地,抡镐,鹤嘴锄,铁搭好不容易起好菜畦,扒拉开土疙瘩,买来菜种、菜籽,革命的就讲,我听我爷爷说种菜如何如何。又一个说,上学放暑假回老家我见我舅种菜如何如何,还相互斗嘴,争执不下,互不服帖。我没光荣种菜家史,牛鬼更不言声,只默默种着。经过几个春夏秋冬居然“种出花儿”来了,远近干校都先后到我们菜园分秧,此是后话。

干校宿舍是一排又一排,我们排男女宿舍隔着薄薄的芦席墙,当然不隔音。我在上铺,从屋檐下围墙遮不到的空白处看过去,见巴金睡下铺,闻捷上铺。巴金的枕头边有西班牙文的小红书,是工宣队突击搜查他的床铺搜出来的。有人揭发他

半夜用手电看黑书,这才真相毕露。这使我记起一九六五年以前,曾组织专家谈规划。记得当时我讲的是三年规划,黄佐临是三十年规划,当时他有六十岁了吧,他的题目就引起笑声和掌声。巴金也是做的余年的大规划,要写好几本书,要翻译赫尔岑,要……已经被打翻在地踏上一只脚的巴金,还在千方百计夺回无端流失的光阴。

这些“反动权威”本性难移,认真读“洋、名、古”,认真写“大毒草”,认真种菜。给他们示意可以马虎点,慢着点,都“不接领子”。我再也想象不出从来文质彬彬的杜宣、王元化……居然能赤膊抡镐,挑粪桶。书生王元化晒得又黑又壮,像奥赛罗,只不知他可怜的好妻子,莎士比亚研究专家张可病得怎样了。张可是当年我们剧团里最美丽、最有才学的女演员。这对夫妇历尽煎熬。张可是满涛的妹妹。从反胡风起就受株连了。受惯株连的元化,在抓“五一六”分子时突然精神失常,非说自己是“五一六”分子,我那时候被指定为卫生员,在轮流值班看住他时,我对他轻轻说:“元化(省去“大哥”二字),那是革命小将的事,轮不上咱们,你也从来没可能给他们摇鹅毛扇,你醒醒,想想张可,没事儿……”精神创伤是难以痊愈的,夜间,偶然可以听到巴金睡梦中的惊叫呻吟,仿佛一九五〇年十月,我们同去波兰,在参观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巴金也曾夜间惊叫呻吟。可白天,巴金戴着旧遮阳帽,赤脚穿着洗得泛白的鞋,彳亍在塘外田野,使我想起北欧小说钢笔插图里的叔伯爷舅,他若能扬帆打鱼去,小舟从此逝,多好。他的爱妻生了癌症,还不准他去探视,他太苦了。

我们的菜一畦一畦认认真真种,一茬一茬认认真真收上来,卖给干校食堂,称斤计价上账。原本卖一分半一斤的鸡毛菜,有一回只给记一分钱一斤(记账也不见给四连半分钱)。吴强、孔罗荪跟买的人讲理,认真得像探讨什么重大的文艺理论问题。巴金在旁发呆,难过。其实卖贵卖贱和我们这些牛鬼蛇神和半专政的人有什么关系?不过毕竟是血汗、时间和生命的代价啊!

至今我保存着一个巴掌大的种菜的本子,是每天放在围裙小袋里下地记事的。我这人一生不经意保存什么,尤其居然成为江青在全国毁灭性大抄家的五家人家之一以后,连张带字的纸条和任何照片都没给留下,就更懒得保存什么了,但这小记事本竟然留了下来,以证明中国作家曾这样活过。

当我不太想活的时候,我常常望着沉默的巴金,他已经晒得黝黑,但双目依然

睿智、慈祥。我十五岁起演戏就演过、读过他的《家》、《春》、《秋》；读过《灭亡》、《雾》、《雨》、《电》、《春天里的秋天》……我才到上海那年秋冬之际，大哥宗江带我去霞飞坊看望他的中学英文老师李尧林（巴金的二哥）以及巴金。我至今记得李老师的潇洒、巴金的热情、萧珊的温柔。我饰演过梅、淑华、鸣凤，我在台上为巴金笔下的女子的命运哭过、笑过、爱过、抗争过。每回演到梅表妹长别高家时，当我微笑说过：“大表哥大表嫂，我去了，你们保重了。”转身出门（下台），憋一口气奔一段路，想象自己是上了小轿，起轿了，我才哭出声来，已经到了后台出口处。人说：“早下台了，天天演、天天这么哭不要累死。”我哽咽：“不哭出来我要吐血的。”有一次演鸣凤跪求大太太不要把她嫁给冯乐山，我哭得脸上妆全没了。我如此认真演巴金的反封建的进步的戏，如今巴金和我又演的是哪一出？！

夏天放暑假时，我把最小的儿子小黑带到干校，他已不便住女宿舍，先是放在大堤上看水房里，交给以前在杂技团驯养野兽的易果大叔。有一晚，四更时分，我被喊妈妈声惊醒，忙从上铺溜下来往大堤上水房跑。大堤左右前后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人影，我轻轻掀开帐子看见小黑一个人瞪着大黑眼珠滴里骨碌。易果到大田放水去了。我倚在小黑身旁搂着他，轻轻拍着他，他又睡去了。后来，我就和闻捷商量请求他带着小黑睡猪圈，闻捷友善地答应了。小黑成了闻捷的小尾巴，也成了闻捷和戴厚英的恋爱见证人。此是后话。

外行种菜闹了不少笑话。有一回我们到塘外的一道围堤外边去收割掩埋盐碱地先锋作物田青。那田青一人多高，砍下铡短，挖坑埋下，浇足水，沤肥。这活儿特累，秋风乍起，奇冷。我就和几个老头说：“你们在家收花生吧。”等我回来，不见挖好的花生晒在那儿，就问：“花生呢？”有人答：“我们没见地里有花生。”我赶快抿嘴不问了，怕这事情传到工宣队耳里又开批判会——“高贵者最愚蠢”。第二天悄悄去到地里收了来。为种菜，我们全连真闹不少笑话：好一阵子卷心菜不卷，黄芽菜不包，西红柿像珊瑚珠。真有点像马克·吐温短篇小说《农业报》，什么西瓜树、萝卜藤的。附近农民说：“你们种的菜比金子贵。”

闹不清为了什么闻捷也成了重点批判对象。有一次闻捷摇橹驾船去镇上送东西，在镇上买了副大饼油条吃，回到干校竟然就“买大饼油条”开大会批判闻捷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总也扔不掉”。并宣布纪律：任何人不能在干校之外买东西吃。最后一次开大会批判闻捷是批他“资产阶级向革命队伍猖狂进攻”。原因是和戴厚

英相爱了。大家传着戴厚英变温柔了,去闻捷家,看到戴厚英为闻捷洗被子,给闻捷女儿张罗毛衣。经历过不幸的离婚之后,戴厚英没少哭过。如今要结婚,这是四连尽人皆知的事,吃饭时,大家围桌站着(没座位,有几张桌已经够好了),还向他们讨喜糖哩。也有人不赞成。可这是人家两人之间的事呀,怎么闻捷就成了资产阶级进攻了呢?!实出我意料。开完批判大会后,我们被工宣队领着拉练去上海,大约步行几十公里,到徐家汇教堂门口解散。

次日,在上海,市里开宣传部门的大会做什么大报告,闻捷坐在我后边,我还回头问他笔记上的一个字,我只不过找个茬跟他说句话而已。闻捷一切都很正常,晚上他就自杀了。据说,他自杀前很冷静,用碎布条把厨房门缝全堵严实,使煤气不致熏着小女儿,也不致泄漏家门外。死后,又开闻捷批判大会,批他死有余辜。一个人如此冷静死去,实在是心死了,死前没半点迹象,真是很惨的。戴厚英哭得死去活来,工、军宣队还严厉批评:“有的人在腐蚀与反腐蚀的斗争中缴械投降,还庸俗地起哄。”并号召写大字报肃清流毒。为了想摆脱自己曾透露赞同他们的恋情,我赶忙写了“戴厚英竟写了‘闻捷之死,重于泰山’”,幸亏后来没贴出,但我不能原谅自己到这时候还紧跟,还抢着表态,怎样形成的劣根性!又怎样刨根!她写了《诗人之死》,在很久很久之后。

当时,在干校把一个个老作家的作品都批了,且不说斗;一般斗争会我只能听,有的讨论会我不能参加,可作品批判要我发言。我这辈子看书不多,大半是在后台候场、车站码头候车船时零零碎碎看的。我以前不知道王西彦半辈子写了几十本书,批他之前,交给我他写的“毒草”一大堆。我有机会夜夜看到熄灯时刻,真大饱眼福。许多写浙南农村的,大有沈从文写湘西之风。轮到我发言。我大批王西彦在作品中写“买了一张毛主席像,而不写请了毛主席像。是可忍孰不可忍”。谁都知道,“文革”前没有这个“请”字。店里、集上不都一角八、二角四一张张卖吗?两三天的全劳力工分哩!唉,演的是哪一出?!我为自己在苟且偷安而羞愧。

当时,生活是很清苦的,巴金从来没拿过任何单位的工资,可他一生的稿费收入还是全部被冻结了。王西彦、孔罗荪、吴强……无一例外都被扣了工资,仅发最低生活费。我家的最低生活费是十五元一人。可赵丹在狱中需交二十五元一月,不足的十元,从家里我和四个孩子身上各扣二元。虽然保姆没工资也需生活,平均 $5 \times 13 \div 6 \approx 10.8$ 元,再除去学杂费、水电费、针头线脑,用在果腹上的钱每人绝不能超

过九元。房租只好硬欠着。拉到房管所去斗,也只好欠着。干校食堂里,要是有机会烧大排骨,就会在下面风传开来,小黑不在身边,我只有听听。有一天挑了一上午担子,饿得腿打软,我一狠心一顿吃下六两面,还买了馒头揣着,我平生以前和以后都不曾有偌大胃口。又因为总要被勒令写那些写不完的检查交代、挖思想根源、挖“私”字一闪念……却没钱买纸,这也是我这书生世家头一回碰到的拮据。我就在徐家汇转呀转,找到交通大学附近的一间小店面里卖纸下脚,都是印刷厂切下来的纸边,论斤卖的,我就买些宽的纸下脚打草稿。草稿是不敢不打的,万一把伟大领袖前后左右排错了,又该惹祸了。赵丹的一些底稿,字也极小,有时还写在生产牌烟盒里。而交上去的交代材料必须用三毛二分的一种本子。现在,我一见到这种格式的本子,就有生理反应,避之唯恐不及。赵丹当时写的材料,足有一米多高的两大堆。

在劳动中,我一直学不会偷懒。老想不必那么积极,可一上阵,就收不住弦了,拿自己没办法。我可以挑长担——江南水田长路挑运相互换肩接担,这是农村全劳力的活儿。不过农民干活儿不像城里人下乡乱搞突击胡加分量,一般挑长担是限于厩肥、稻捆、麦捆,重量轻于水粪肥。我也可以耘稻连续四天不腰疼。当时,仗着自己年轻,筛麦子时,我站在鼓风机旁的短梯上边摇筛子。革命群众轮番在边上给我往筛子里倒麦子,我筛得很快,任鼓风机把麸皮杂质吹向一边,我顺手把筛净的麦子倒到另一边,动作很干净,节奏很利落,下边供应不上了,直叫:“黄宗英你慢点,你慢点!”我直起身,一手扶筛子,一手叉腰休息。到干校后这是我唯一的机会站直了腰,不再低头,还居然站在了高高的地方。由于劳动不怕苦,我还居然受过一次“表扬”。表扬很可笑。工宣队老师说:“黄宗英依有点改造,同《乌鸦与麻雀》的辰光比,有所改造。”

有一年,战备。卫生员集中练包扎、练抬担架。我这个演员学动作特慢,也找不到合适的脑袋、手、脚来练习包扎。心想,伤员落在我手里就倒霉了。正紧张进行夜里紧急集合及各种战备演习,发生了“黄泥螺事件”。夜里,急救车奔来驰去送走了越剧团十八名服黄泥螺中毒呕泻不止的病号。黄泥螺是从浙江嵊县来的船运到奉贤,又挑担子到干校来卖。越剧团碰到家乡美味就买来吃了,顾不得违章不违章了。闹腾了一夜,一大早,开始现场消毒。收缴全部买来的黄泥螺,挖地两尺半,埋下去,上敷石灰,盖上踏严。所有厕所都消毒、停用河水。先是干校让大家交代,都